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

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養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養風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養邢不亡晉不救晉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

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敬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呑之假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以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有憂色何也滅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

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輶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令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輶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

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國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鴟夷子皮負傅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衝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衝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子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由成子因負傅而隨之至達旅達旅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菴人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瀆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闢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袞宋君曰醉足以亡袞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

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謹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謹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謹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歎之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啖其目

吳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譬兩目瞑君吳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瞑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

日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耳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謹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謹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謹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歎之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啖其目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歎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賛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益孫獮得麌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

蓋服矣 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

而帝秦西巴弗忍而與其母孟孫歸至而來麌
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以爲其子傳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
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麌又且忍吾
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
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効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
吳王好効臣相効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効拔
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成美於
土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蒸霍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
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

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
以知未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知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卒公甲曰大難攻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
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蚋已蚋而灰已灰而土
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
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營臺四望三面
皆睇南望隰子家之樹殺之田成子亦不言

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

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謗曰知淵
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
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
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
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
美

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至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
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
者衆子必危矣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
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
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告其所以
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
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
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

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

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

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
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別而尊

百里堅刃自宮而誨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
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遂者亦
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
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貴將
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
恐其以我滿貢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
所靡也

孔子曰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
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寃哉
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
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晉夫。
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
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
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
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
地則寡非矣

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
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
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
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
斷頭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

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
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
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刑實君之孝也則
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美必失國齊國之
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
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
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
人拘管仲而放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諭曰巫
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
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
謂虧自賣褒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
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
上吉平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釁鼓其何
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
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
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上
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吉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蒙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

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

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

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

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

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

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

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

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

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

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蟬而兵聚吳人

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夫人至

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

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

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

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

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攝於

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

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

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

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

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

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

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白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綴也蕩

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吳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

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

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

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壘丘矣平公

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

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壘丘若禁之我曰為我

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

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壘丘矣公

曰善乃城壘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

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諫金百溢

遣晉

閩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

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

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